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十一

吳江朱鶴齡撰

旅獒

鄒季友曰五峯胡氏皇王大紀以旅獒為成王時書或云武王崩周公為師召（音邵）公為保以輔成王召公在武王時必未為太保也當從胡氏說移篇次于金縢之後愚按篇中如德盛不狎侮及不矜

細行等語的是對創業之主言之太保或是史臣追書是時武王年已幾九十矣召公之語諄諄如教小兒古大臣愛君多如此不足疑也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丹朱豈所以戒舜者耶

貢厥獒

附考　蔡傳蹐階按蹐丑略反何休注蹐猶超遽不暇以次

惟服食器用

周禮九貢致用一曰祀貢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石磬丹漆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栝柏之屬六曰貨貢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絺紵纖纊之屬八曰斿貢羽毛之屬九曰物貢魚鹽橘柚之屬皆服食器用爲要若大賂南金犀革象齒之類則聽之要荒之貢而無所求焉所謂惟正之供也

展親

展孔傳訓誠信朱子曰展省視也不當訓信

盡人心

陳師凱曰君子者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失人心矣

安能使人盡心于我此解勝蔡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王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不作無益至邇人安

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人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此所謂無益害有益者也文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此可見異物不足貴也晉惠公乘小駟鄭產也及戰陷于濘為秦所獲是非其土性之失也周穆公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荒服因不至漢武帝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罷敝是寶遠物求遠人之失也遐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于庭越裳重譯而

至何益焉　程子曰人主之勢雖殊方絶俗之所有深山大澤之所生求無不得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茍能以好珍奇好寳玩之心好賢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

金縢

孔疏此書多用序事體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舉遂無人知史為此篇蓋美大其事

穆卜

按穆字訓敬訓美訓厚訓清孔傳云敬卜吉凶正是
本義蔡氏引李氏說釋為和又轉為共去之遠矣新
安陳氏以為昭穆之穆取其幽陰深遠亦牽合

三壇同墠

吳澄曰古禮凡于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
而在他國者與支子雖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
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
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墠以告也

元孫某　丕子之責于天

顧炎武曰周人以諱事神泰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元孫某追録于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朱子曰晁以道説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　死生有命周公豈不知之然天者制命者也故欲因三王請代焉此

等舉動非周公精誠格天不能為亦不可為後世乃
為王莽藉口周公豈及料哉
三龜　啓籥見書
按三龜當以周禮大卜三兆之法為據三兆者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也朱子曰或云三王前各
一龜卜之
鄒季友曰籥與鑰通即今鎖也馬氏注云籥者藏卜
兆書之管按鄭玄易緯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

之管曰籥周禮管鍵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黄鍾之籥容千二百黍即黄鍾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鑰空中以受鍵故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為之也葢鑰是鎖筩鍵是鎖須搢鎖中以搏鍵者即今鎖匙也禮記月令注誤以籥為搏鍵器故周禮疏及禮記疏皆承其誤今詳辨于此　占兆之書即左傳繇音宙辭周禮所云其頌皆千有二百也并是吉言兆頌符同為大

吉也

公曰禮

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注體兆之象也色兆之氣也墨兆之廣也坼兆之

璺音問也

金縢之匱中

鄭季友曰蔡傳以金緘之按金謂鎖也即所云籥也

王鄭注云縢束也詩緄縢注緄緄也縢約也又緣縢注縢繩也廣雅亦云縢繩也葢臧書之匱金以約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金不可為縢縢無取于金孔傳云緘之以金而蔡傳因之義殊未安也前啓籥見書乃視卜兆吉凶之書此金縢之匱乃藏國有大事穆卜祝冊之書占人掌之但籥而已卜冊之書藏在宗廟之中既金而又縢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也

武王既喪

鄒季友曰按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即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禮記疏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與經世紀年不合未詳孰的又按禮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大戴禮又云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今考武王即

位十三年而伐紂又六年崩則上去文王崩年凡十九歲不得謂十五歲而生武王也况伯邑考為武王兄俱太姒子是必文王十四歲娶太姒生伯邑考然後次年生武王也左傳云國君十四而冠不聞十四而婚記禮者之言豈可盡信乎　何楷曰小戴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以無逸考之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與小戴九十七終語合惟武王之年汲冢竹書云武王嗣位十七年陟年五

十四與小戴大懸絶果如竹書所云則武王嗣位年止三十七伐紂時甫及艾耳中庸何以言末受命耶若如小戴九十三終之說則武王八十七而伐紂以八十之年娶邑姜為元妃與之生成王又生叔虞且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序應韓于晉之下年必又幼于叔虞矣何八十以前未聞舉一子八十以後乃絫絫而生若是耶考汲冢周書度殷解云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于今六十年史

記亦采用其語據此文武王四十七嗣位六十克殷為天子六年而崩是得年六十有六也計文王享年九十七則是五十一歲生武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則是五十二歲生成王也此似可信姑筆之俟學者考焉

居東二年

汪畝曰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闢謂誅殺之也鄭氏謂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二年然後罪人斯得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必尚多侍衛護從之人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之然後奉命東征率友邦御事偕往從前居東護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可見矣夫以周公之神聖才藝將王師討有罪必不久淹歲月東山詩所謂三年者居東二年東征又一年也王出郊迎公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者或未偕行雖行亦不得幷留受命東征軍士隨往武庚既

誅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朱子晚年亦從鄭說于答仲默書可考也按蔡傳謂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則不然當時商奄四國相與以叛在今河北山東之地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孟子所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東征之事也公之東征未必皆用兵攻戰特經略東方三年而後歸耳汪說亦有理但謂周公東征止一

蔡傳居國之東不詳其地鄭康成以為避居東都愚

謂此説是也周公出居非徒避謗遠嫌亦欲身處要地為訓兵剪除之計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已有營洛之志三塗嶽鄙之間地據中原河山險固公之出也官屬侍衛必依舊自隨移鎮其地隱然繫天下之重使挻亂之徒相顧而不敢竊發非畏恐謝事如後世大臣引咎角巾歸第者比也況武庚三叔連衡舉事渡河而南即是單洛單洛一有變則華山桃林以東反者四起周事尚可為哉故公居東都所以收地險

靖人心陰為鎮撫王室之深謀也應武庚者徐奄淮夷皆在東方而鞏洛以南宴然無恐實公為之控扼所以二年之久武庚雖聲勢甚盛未嘗發一矢西向也武庚兵出吾知公必有以待之使東都無公則勢亦岌岌矣然方是時内則少主懐疑外則四國倡亂二年之間公得以從容坐鎮者亦恃有二公為師保同心調護于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出則禍不旋踵矣此又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近人茅坤謂居

東是返而居魯如漢時大臣罷免歸國殊不知徐奄與魯接壤公歸魯而徐奄煽亂如故恐事理所不宜有且魯去豐鎬甚遠何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哉

鴟鴞

金履祥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迫蓋憂武庚之必叛也武庚以周公擁任間三叔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書大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周公見疑矣請舉事則蹢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王陳之鴟鴞比武庚我子

比管蔡我室比王室恩勤鬻閔傷管蔡也二章言王業之備固下民敢侮微武庚煽亂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章言王室孤危外患必至其詞不得不迫既而成王悟周公歸管蔡畏罪卒從武庚叛葢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王樵曰鴟鴞詩今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東征在後甚明予有辨詳毛詩通義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孔傳皮弁素服以應天疏云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

弁每日常服而云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　愚按周公既得卜而後啓籥見書以觀卜兆二公未卜乃先發金縢之書于此可疑故疏云金縢之書有先王災變故事倡王啓之求消伏之術此本鄭康成說當存之

公命

注疏公命我為句蔡點更之甚當

大誥

史本紀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金履祥曰三叔武庚同畔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商三叔意在于間周公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助商而淮夷之叛其意又在于燕魯于是相挻而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率新造之邦不足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説有在王宫邦君室之説意在欲閉

國自守耳朱子謂大誥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皆與于弔伐之事者也非不知殷之當黜特以事勢艱大故欲違卜自守大誥一篇所以惟釋其艱大之疑與違卜之説若夫事理則固不待言矣又曰篇中止言殷小腆殷逋播臣三監則略而不顯何也不忍言也親親也其辛誅之何也天下之大義也

弗弔

朱子語錄書中弗弔只如字讀其義如詩所云不弔昊天耳舊解訓弔為至故音的聲非也

威用

朱子語錄人說荆公穿鑿却不盡然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孔傳不少為句馬融連延字讀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如此點句皆非諸家所及今按洪範云威用六極威用二字仍舊連讀為宜

鄗我

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

鄙

民獻至圖功

蘇傳周公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

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

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有至者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

意也　鄒季友曰注疏民獻有十夫予翼為句以于

敉寧武圖功為句按武即武王也句法與後卒寧王圖事敉寧王大命相同蔡傳以繼訓武雖本爾雅然謂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文義破碎或云寧武指武王猶稱寧考武王也

在王宮邦君室　考翼

王樵曰始而三叔流言武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叛亦武庚脅之也三叔雖愚豈不知武庚得復鄗邑周邦不為已利乎特一時為所誘惑耳元吉與建成圖

害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耳此武庚之謀也當日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釁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有在王宮邦君室之語陳亮曰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于中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没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遂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雖隕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于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愚謂周之頑民商之義士况武庚乎同肖此論固不可不存

陳第曰考翼父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其義

也此考翼邦君御事自言其父老後考翼乃作室治田者之父老孔蔡二傳彼此異解皆不可從

伐厥子　勸弗救

蔡傳子以喻百姓姚舜牧曰此即上章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之厥子也如此則兄弟喻武王友喻四國民養喻邦君御事尤妥鴟鴞詩旣取我子毋毁我室下章又云胥伐于厥室詩言我子我室此言厥子厥室正相符

王樵曰勸弗救是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穡夫

袁黄曰穡者農之終事也蔡云若農夫去草乃稼之事非穡事矣篇意在終武功故此言紂之亡如既勤敷菑稼事已盡矣今伐武庚是終前人之功如穡人之刈穫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

黄度曰武王大封同姓韓齊燕魯布在侯服又嘗欲作洛遷九鼎焉是為有指疆土覩比及武庚鄘周一語則當時邦君御事之言似有欲并棄豫洛以東者矣其時事勢揺動震驚非周公則山東誠難保

微子之命

陳師凱曰序言殺武庚始命微子為殷後者葢紂以嫡子立為天子武庚實為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耳武庚在為湯後奉殷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

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也　愚謂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禮待之遂其罔為臣僕之心也宋世家微子啓卒其弟微仲衍立微仲立其子稽始稱宋公　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是以成王事為武王誤也史記云微子先封宋武庚誅復申命之亦誤詳篇中語乃新立國非舊國也　蘇軾曰當武庚叛餘以新造之周僕前代未亡之賢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隄防之具悉也

乃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嗚呼此三代之所以不可及也後世得國必殺其所忌安知天下之禍嘗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顧炎武曰武王伐商殺紂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是時殷未嘗亡也特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耳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王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焚而亡其國

也在武庚之見殺葢武庚之存殷者猶幾十年使武庚不叛則殷其不黜矣又曰武王克商裂土建國不以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者武王無富天下之心初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也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代殷而必于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曰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于其

初也葢自武庚誅而宋復封于是商人知武王周公之心而漸釋其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毁其宗廟墟其社稷者不大有異哉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孔傳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王炎曰自正朔外不遵時王制度愚按春秋不書列國之卿惟宋書司城司馬葢得自命官也又律

曆志以宋曆與顓頊諸曆並稱則正朔亦不奉周家

孔說是也

恪慎克孝

微子克孝本無實事可指蔡傳引抱祭器歸周當删

上帝時歆

王氏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宋王者之後

得郊天故曰上帝時歆

服命

孔疏服謂殷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愚按周禮春官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又云上公九命作伯當引之為據

康誥

孔傳康畿内國名封叔字愚按康國未聞孔以管蔡霍郕例之也馬融王肅同鄭玄以為謚號林少頴云康乃叔未封時食采之地此説近之　書序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成王討三監後以殷餘

民封康叔而作史記孔傳同左傳祝鮀亦以命以康誥封於殷墟為成王事今按篇中有朕其弟小子封與乃寡兄朂等語斷非成王所命仲默之辨明且當矣但其次在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又不敢遽絀書序為非及考左傳云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又云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史記亦云似康叔司寇乃繼忿生為之者而康叔篇中情詞諄複皆慎罰勅法之事其曰外事曰外庶子曰外正

以衛事為外正對王朝而言然後知康誥雖作于武王而就國則在成王時也古者諸侯多入仕王朝至春秋猶然康叔武王愛弟親賢之選故以司寇官之雖封之于衛而不出于京師遥領大藩或暫遣即封司寇如故觀成王末年衛侯與太保毕毛諸公同受顧命此可證也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商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殷即邶鄘東即衛也世紀亦云管叔監衛豈康叔留

官京師故管叔攉領其任耶三監之叛康叔不與其難及武庚既誅然後以殷遺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等命之就國鎮撫加地進律當在此時但如漢志所云兼畀邶鄘則必不然以地太廣非周制耳後人因康叔就國在成王時遂以康誥三篇皆為周公作互詳經傳搜之事理斯得其實矣

附考 蔡傳布兹 鄒季友曰史記注兹者藉席之名

爾雅釋器云簳謂之玆荀子正論篇注龍玆即龍鬚席也

三月哉生魄　侯甸男邦采衛　周公咸勤

蔡傳始生魄十六日也陳師凱曰以召誥考之周公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内號召區分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即此所謂弘大誥治也其為洛誥

脫簡何疑

孔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　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此會洛邑者惟內五服也五服男居其中男下言邦則五服皆邦可知

咸勤孔傳皆勞勉五服之人潘衡曰勤猶杕杜以勤歸之勤

孟侯　小子封

孔傳五侯之長謂方伯疏云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方伯即州牧也吳棫曰旄丘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

吳棫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族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意此稱小子亦然

克明德慎罰

王樵曰蔡傳引左氏釋明德慎罰見古人說經詞約理明最不易及如虞書說舜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及此處務崇之務去之皆一言而盡其旨慎罰何以務去之觀篇內云以德行罰終云不用罰而用德可見務去之意矣

弘于天至王命

孔傳若德為句不廢為句疏云闡大于天之道而為

順德又加之寛容則乃身不廢常在天命蔡傳以弘于天為句乃身為句稍覺自然袁黄曰荀子引書云弘覆于天若德裕乃身此葢脱一覆字若德之若猶言汝也如以注中若是二字為訓若字則決裂甚矣

袁說本金仁山　愚按蔡傳弘于天之說實本易大畜意程傳極明

又曰

又曰二字蔡傳以為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

謂在非汝封三字之上或云當在首與下條又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一例

外事　時臬　殷罰

外事衛國有司之事呂東萊此解甚當斷應從之東

齋陳氏亦云以上言王朝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

故以外事別之猶下章言外庶子外正也

附考　蔡傳臬準限之義鄒季友曰按說文云臬射的也

注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橜為臬故𤋮取

二義

陳第曰當汝時陳臬司爲句方回如此讀言陳是法于所司使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與下陳時臬事相對司者用刑之人事者有司之事

孔疏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之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要囚

鄒季友曰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篇孔蔡于此章皆釋為獄詞之要孔氏多方篇前釋為要察獄情後釋為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篇皆無釋然多方篇兩章文義皆難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益要字讀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攣之也周禮掌囚注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上罪梏拲（音拱兩手共一木曰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赦罪正此義也以此

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安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為平聲當從之　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服念要囚之義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

天顯　惟弔玆　文王作罰

孔疏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為天顯明之道

弔如蔡傳解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

蔡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共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友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　吕祖謙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誅不孝不友撥亂之所在也

外庶子至諸節

黄度曰庶子即周禮諸子之官諸子掌教治國子以訓人為職諸侯異其名故稱庶子禮記疏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同 孔疏獨舉諸子之官者以訓戒公卿子弟最為急也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

不能厥家人

朱聚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祖母以及國人也

作求

蘇傳作求者為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巳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以謂作求愚按作求與詩世德作求同此說亦有理存之

勿用非謀非彝

陳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

罰是也舍是則為非謀非彛王恐康叔惑于異說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彛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

肆汝小子封

蔡傳肆未詳董琮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愚按爾雅肆故今也注云肆既為故又為今疏云肆為故今因上起下之語

酒誥

按此書作于武王之時故篇中誥戒止及崇飲若如孔傳說以為周公誅武庚代成王作則其時殷遺未靖又不當專以慼酒為言矣

妹邦

孔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愚按沬水名因以名地鄘詩沬之鄉矣可見沬土屬鄘非衛地黄度曰妹沬古字通沬水在衛之北康叔時為方伯故得以教命及之

誥教小子　惟曰我民

孫奕示兒篇文王戒飲酒于庶邦則曰誥毖于小子則曰誥教庶邦指士大夫而言故以毖戒之毖之為辭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教戒之教之為辭寛嚴以責士大夫寛以責小民處之各有道也

惟曰二字蒙文王誥教言之迪小子至心臧教父兄之立訓聰聽至惟一教子弟之承訓也蔡傳文王言我民亦嘗訓導其子孫常字恐當字之誤

羞耇合羞饋祀

鄒季友曰蔡氏于前羞耉之羞訓養後羞饋祀之羞訓進均言克羞而異訓不可也按羞亦訓膳周禮所謂庶羞也克羞耉惟君謂能以膳奉耉老供君上也惟語助辭與禹貢惟木同克羞饋祀謂能以膳羞饋食鬼神或云臣民無享君上之禮然觀豳七月之卒章則古亦有之

黄度曰本禁湎酒乃教其民以孝養之飲教其士大夫以燕饗之飲福胙之飲使民能勤其職業士大夫

能進于德行而羣飲之樂不足以易之則酒禁行矣夫必甚樂乎此而後能絶意于彼也苟無以趨之而强禁之民弗從也

迪畏天顯小民

天顯即禮記云天明孔傳迪畏天為句顯小民為句文義難通蔡傳始正之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越尹人祇辟

陳大猷曰庶尹衆官之長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

服奔走服事者下士府史之類宗工尊官百姓里居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

陳啓源曰孔傳云於正人之道必謹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蓋上言事君此言率下以外服内服諸臣兼有事上率下之責也蔡傳引吕氏説謂尹人為百官諸侯之長即上文御事而以上句為助君成德此句為助長敬君不知外服内服諸臣即是御事不得更言助也王炎云經言御事皆兼小大之臣

殷獻臣獻臣百宗工　二史　三父

殷獻臣謂賢臣常仕商而今里居者獻臣百宗工謂周賢臣之為百宗工者

薛肇明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位吴澄曰内史猶今之内制即翰林之職外史猶今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

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絶句荆公從違保辟絶句复出諸儒之表

厥或告曰羣飲至予其殺

袁黄曰羣飲乃紂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者也商之故都多大家世族法不易行故盡執歸周若係細民康叔自治之可矣何必盡歸京師乎蔡氏又疑其謀為大奸增本文之所無　方孝孺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為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吾

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為過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為是言也葢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為美乎武王以為使殷民酗醬而至于為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茍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王樵曰周禮司虣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

以屬游飲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丘文莊曰聖王豈以飲食之故戮人哉民不食五穀則死酒之為物無之不致傷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性甚者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不嚴禁則不絕也按以屬游飲于市羣飲也羣飲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文帝戒為酒醪糜穀景帝以歲旱禁酤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

有斯明享

呂祖謙曰明享彰明之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勿辯乃司

孔傳勿辯八字作一句呂東萊勿辯為句蔡默最優辯者別其善惡也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可證

梓材

朱子語錄吳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

大家

孔傳卿大夫及都家之政疏云周禮有都家之官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王應麟曰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周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族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内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然後託以安危之

寄而國有與立矣

戕賊人

附考 蔡傳引漢律按痏音與洧同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痏痏

王啓監

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黄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爲監

金履祥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葢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内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衞封康叔以霍封叔處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庸非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三人叛故止曰三監爾其實康叔亦監殷也史記云康叔扞祿父之亂漢儒亦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尚書埤傳卷十一

尚書埤傳卷十二

吳江朱鶴齡撰

召誥 音邵

附考 蔡傳三塗嶽鄙按左傳注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粤與越同詹與瞻同

惟二月既望

孔疏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又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　二月周正建子之二月也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步自周至于豐

鎬京謂之宗周林之奇曰后稷始封于邰在漢右扶風斄音台縣公劉立國于豳在栒邑豳鄉太王遷岐山

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豳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一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餘里

越若來　經營

鄒季友曰蔡傳越若來古語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云明三月也又漢律歷

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迤邐而來也　漢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孔疏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又周禮注云上公城方九里則天子城當十二里矣孔無明說

庶殷攻位于洛汭　位成

孔傳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

也

疏云漢地理志河南郡治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陳啓源曰蔡傳以殷民之遷在作洛以前非也周公作洛先之以卜若殷民既遷是後河朔澗瀍又安用卜為此時四方民已大和會豈無殷民在其間舉殷

民則友民可知矣

袁黄曰蔡傳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不及城郭説者謂城郭非一時可成故不言若欲一槪成就即廟社朝市豈易斷手但定基址亦何難耶

用牲于郊牛二　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傳郊以后稷配故用二牛疏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王樵曰泰誓蔡傳云郊祭天社祭地

至此又云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前後不合

孔傳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疏云泰誓冢土武成后土傳皆訓社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經文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陳祥道曰社祭五土之神稷祭五穀之神凡祭社必及稷以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王樵曰疏云左傳以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孔傳從之孝經以社為土神稷為

穀神稷為五穀之長句龍后稷配食鄭玄從之今按左氏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本與黎為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句龍配社后稷配稷非即祀以為社祀以為稷也武王告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為說不然是共工氏子與皇天並尊矣武成孔氏傳云后土社也以后土為地社即祭地却是祭法曰為羣姓立社為大社王自立社為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最分明以此知天地

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　陳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王氏曰于尊以簡為誠于卑以豐為貴故郊用特牲而社稷備牛羊豕左傳饋七牢馬注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愚按圜丘用冬至日正月祈穀用上辛而召誥用丁祀太社王社皆用甲而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王炎云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也啓蟄而郊祈穀也卜日用辛則魯禮也合之而叅其時日諸儒之失也此說存之待考

附北郊辨

胡宏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復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王炎曰周禮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泰壇其名

有三其實一也周禮方丘古人所謂大社詩書謂之冡土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以周人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冡土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新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

意益甚矣又曰圜丘謂之南郊方丘謂之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于孔安國䡾嬰之言有證矣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太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與之使歸而立社是諸侯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其祭社也可謂之祭土不可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禮經也夫子曰

禮者義之實也祭天于郊南面陽也祭地于社北面陰也天尊地畀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畀之大義也方回曰月令季冬命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后稷之饗又九州之民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以社稷對皇天上帝則知社即是祭地祇也朱文公解中庸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亦主胡五峰之説葢郊者祭天之所社者祭地之所先王建國左宗廟右社稷惟天子祭南郊

而社則諸侯以下皆得祀之此尊天而親地之義也謂南郊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北郊祭地于澤中之方丘者出周禮大司樂遇嘗瑟之圜丘祭天日月從祀東西方丘祭地日月從祀東西是一歲之內天地之祭各一而日月乃兩得從祀可疑一也周郊祀后稷以配天而周禮圜丘祭天並不言配稷之位何也方丘祭地以夏至則夏至之地祇無所配乎可疑二也周正建子則子月南郊午月北郊于禮無礙若建夏

正寅月為歲首則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月後祭天先母後父可疑四也冬至郊天大裘而冕可也夏至北郊溽暑而大裘可乎可疑五也舊說周制宗廟向南社稷向北郊特牲祭社之禮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又祭法王之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所謂分五色土以茅苞之封諸侯者或者祭地祇即于此社之壇歟北郊之說惟周禮有之易詩書無一足證假使有之後世决不可行也又曰以成周之盛而別無

祭地之樂章何也五峯謂社即是祭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此亦人主親祭周頌別無祭地之詩即知祈報社稷為祭地也圜丘方丘見周禮大司樂八變章方虗谷深闢之以為劉歆所撰吳草廬亦議其不經考漢志大司樂乃漢文帝時魏文侯樂工竇公所獻時年一百八十餘矣此章自是周之遺書不可謂劉歆偽作然虗谷所論極為有據存而考焉可也

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孔疏書賦功屬役之書也邦伯方伯也王制云千里

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各命其所
部不徧舉五服者文略耳

庶殷丕作

林之奇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
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
規模其敏如此豈後世可及

出取幣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王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因洛成而獻幣所

以為禮且致慶也幣為庭實故用旅陳旅陳列也篇末用幣即此出取之幣

陳啓源曰周書御事甚多召誥亦三見皆指治事之臣也蔡傳獨解此御事為不敢斥王猶今人言執事然則前後皆尊稱王又何說耶疏云我為言誥以告庶殷諸侯及汝御事欲令君臣同聽之此時諸侯皆在故云其實戒成王也如此解儘通

民碞

蘇傅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

呂祖謙曰地之于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唐而莫不仁于溪澗葢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

自服土中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古影字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日景移一寸則差千里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潁川陽城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合置一表表皆長八尺凡正日景必以夏日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寸東表在日之東晝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晝漏中仍得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晝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晝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孔疏周臣恃功或加凌殷士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朱子依孔傳九字作一句讀蔡傳以所字為句真西山謂蔡說為長然蔡說實自東萊解所其無逸發之愚謂作所與北辰居其所之所同朱子不取東萊說以其傷巧然巧而不鑿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孔疏智愚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解習學非始初生也　葉夢得曰哲命以明哲為天所命也王樵曰吕林二氏皆以哲命為性命然性命之命即壽命之命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長短之命也人以孔顔之未得報而疑之乃程子所謂以淺狹之見求之者也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孔傳民字為句云順行禹湯所以成功以功即嗣若功之功也蔡傳乂字為句云順導其民則有功二説皆通

正義云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終不用命此民若有功之説也

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孔傳解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作一句讀頗難通蔡傳

吏之以讐民為殷之頑民百君子為殷御事庶士友民為周民文較順矣但其意以讐訓怨讐之讎與友民相對夫二公方以大澤深仁化殷民之梗豈顯然目之為讐耶周尚不讐殷也乃忍讐其民耶愚考讐字義古訓為匹為荅為應當此讐民當从匹言與周家相儔匹之民也此時武庚雖亡而殷民與周民猶名相敵地相次即周公亦自居小國而目之為商王士此可得儔匹之義矣謹識之以質高明

洛誥

范浚曰周有天下視夏商最為長久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興復周道故凌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之東遷謂為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為東都葢自武王之遷九鼎已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土社壝宗廟市朝無一不備豈真無意于遷乎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

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為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為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廟祀矣東遷何尤而遽以為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崤函界襃隴耶則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谿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中土地不如西周之為九州上腴天地與區耶則風雨之所會水土之所和交灌沃

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舄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宣王固嘗伐玁狁矣謂東遷致王室之凌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為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為已替謂東遷致霸國之盛强耶則膠舟不復甚于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耶則四夷交侵甚于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為失計乎使西周不有

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泰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坂禹安邑商自契至盤庚屢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都洛陽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陽太和稱治使建國必于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都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以興乎又況周公卜宅土中諸侯蕃屏乎四面議者謂平王東遷其後齊

晉吏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于三代最為長久然則周遷實資夾輔以永歷年謂致衰可乎　東萊大事記婁敬謂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袁黄曰史載武王謂周公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則是遷洛者武王之志也武王何以欲遷洛曰豐鎬非無事之地也關中自始

皇斥逐匈奴開擒中地數千里形勝始甲天下成周以前帝王所不都無金城千里之固也豳岐之間犬戎居之洮湟以西赤白翟居之而朔方又玁狁窟穴也長虵封豕偪我郊門勢不得與之錯處故武王謂洛為有夏之居正以豐鎬鄰于戎狄去中夏遠耳若欲更徙而東則廹近淮夷徐戎又與商奄犄角為敵仇而貳于我惟有洛介其中西不偪戎東不偪夷三塗嶽鄙大河伊闕之間有險可拒

定鼎于此藉其形勝為子孫慮遠矣畢命曰慎固封守使洛果平易無固又何以守耶范文正謂洛陽險固表裏山河應接東京屬連關陜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其果居易無固者耶傳稱周公卜洛而曰使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葢非周公語也周公營洛邑遷殷民身自治之經畫周密無事不為億萬年計卜年卜世果欲後人易以亡乎武周而取易亡也何不為禪讓乎或曰聖

人愛天下而忘其家此不知堯舜者也朱均之不肖若擁大寶而肆其害必至家滅身殞堯舜惟欲安之故俾退而就臣列受制于人然後得享其百里之封世世弗替是禪讓者堯舜之愛其子以及天下也武周不為禪讓而置子孫于易亡之地然則國亡之時士民有不塗膏釁血而丘墟井社者乎安在其為愛天下也周公宅洛本成武志而乃為此言吾不信也

朕復子明辟

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古今儒者從之獨王氏以為不然余考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惟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其政非攝其位也王應麟曰周公得卜復命成王此荆公說也一洗漢儒居攝還政之陋愚考曾子問禮本有攝主之名春秋傳魯隱公不

書即位攝也又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魯隱宋穆并君位攝之而周公止攝其政事以此不同謂周公未嘗攝者此又非通論也特此篇不及還政觀下文云伻來以圖及獻卜則荆公之說為不易矣

我卜河朔黎水至亦惟洛食

呂祖謙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黎水即黎陽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於天卜黎水在先者先

人後已之心也史漸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于其間天子南面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為王城是為郟鄏今之河南是也又循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葢十有八里疏云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邵寶云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葢東而又東也鄒季友曰召公先營王城已于戊申得卜乙卯

周公至洛則攻位已成不應再卜専爲定下都耳若卜王城則不應以河朔爲先鄭注謂黎水近紂都爲殷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是也蓋周公遷殷民初欲處之河北而卜黎水不吉又欲處之澗瀍之地而卜澗瀍又不吉惟卜洛爲吉又卜瀍水東則去河朔亦不遠而瀍水東又不吉亦惟卜洛爲吉遂定下都于洛陽經文周公云我卜而孔傳云使人卜强欲牽合傳會召公之卜爲周公之卜而以澗東瀍西

為卜王城于經文殊不順葢黎水澗瀍皆周公卜而不吉之地此其謬誤之根而錯亂經旨之尤者也按禹貢蔡傳引地志云瀍澗二水皆在王城之西東南流入洛澗水出黽池縣至新安縣入洛則全在澳弘農郡界中瀍水出穀城縣至偃師縣入洛則在河南郡界中是王城去瀍水為稍近去澗水為甚遠周公卜澗東瀍西乃黽池穀城二縣之間在河南縣之西北卜瀍水東乃偃師縣之東境既非河南王城亦非

洛陽下都也又按寰宇記云水經謂瀍水出穀城縣北今驗瀍水西從新安縣東入河南縣界在河南縣治西北六十里經河南縣北境東入偃師縣界而入洛澗水則又在瀍水之西其去河南縣尤遠可知矣故召誥但言攻位于洛汭不言澗瀍也召誥篇首專記召公營王城之事洛誥篇首專記周公營下都之事謂脫簡在康誥內卜八字經文本自明白而孔氏亂之竟未有能辨者敢詳言之以袪千載之惑陳經曰召誥言大保朝至于洛卜宅

則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愚按召公卜于戊申周公卜于乙卯二人各卜安得強合為一當從鄒晉昭說無疑　王城與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焉東漢魏晉後魏皆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為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愚按高誘國策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史記索隱又云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索隱

非與國策注異葢唐之鞏縣即漢之洛陽爾

匹休　共貞

呂祖謙曰鞏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王十朋曰鎬京興王之地旣休矣作洛以宅中圖治爲匹其休詩作豐伊匹此匹休意同此解勝蔡

按貞訓正而固也盡人事之正以固天命是之謂貞馬融云貞當也蔡傳從之未合

殷禮　咸秩無文

附考蔡傳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胞翟見祭統注云胞肉吏之賤者也翟樂吏之賤者也

王綱振曰𩔗下惇宗將禮與咸秩無文連說知此句為記功功載張本當時宗禮未定功載尚虛大小未授秩次故曰無文所以教王咸秩之即命以風厲之無文乃祀典所未載非不載者不得全謂是鬼神也若鬼神無文自屬淫祀何為咸秩或疑咸秩句注言

敘而祭之與下記功無異不知當時篤弼諸臣如十亂輩有存有亡亡者秩而祀存者秩而記秩祀記功自不相妨此亦一說

功宗元祀

功宗非指作洛謂平時輔弼王室之功也呂祖謙曰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于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

丕視功載視古與示通漢書示例作視

陳師凱曰功作元祀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丕視功載所以勸功臣于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

孺子其朋

孔傳戒成王慎其朋黨朋黨敗俗所以禁絶疏云火燃焰焰諭朋黨之起以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林之竒曰如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其終縉紳受禍宗社傾危

惟不役志于享

蘇傳小人賄以悅人必簡于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左傳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卿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羡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致于亡周公之戒王至矣

頒朕不暇　正父　明農

王樵曰孔傳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按說文頒分也周公嘗不暇于先矣王親政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若作頒布我所不暇則非告君之體

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蔡傳引先正未的

孔傳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疏引伏生大傳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陳師凱曰自肇稱殷禮至此章乃周公在鎬請成王往洛舉祀禮朝諸侯撫萬民證之召誥公至洛定宅即還鎬京覲召公錫公幣由公達王此可見矣自三月至十一月王必當親往新邑舉行大祀諸禮特簡編脫漏耳況梓材庶邦享庶邦丕享等語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尤為顯然此說本之葉石林吳才老

居師

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愚按此語從四方民

大和會來言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

即辟于周辟音璧命公後

王樵曰就君于周周鎬京也蔡氏謂周公本欲成王遷洛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今考經文初曰自服土中曰宅新邑後止曰來相宅而已是有此意但成王意不果遷必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為根本

營洛之初意亦未嘗舍鎬京也是二都並建非至後代始有

朱子曰史丞相浩說書却好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歸鎬命周公在後覩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愚按蔡氏據魯世家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東征時以爲周公營洛伯禽就國已久然考文王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于伯禽則攝政時伯禽尚在周也又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可證封伯禽是成王但未審在何年孔氏以命公後為命立公後于經文前後語意不協史氏之說已見是于朱子矣從之何疑

四輔

孔疏引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朱子曰四輔猶四鄰也愚謂四輔主洛邑言即後世畿輔之輔耳或曰主鎬京言豳岐豐皆先王之舊都與洛為四輔

無斁其康事

陳師凱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葢不許王留後之請也上言予冲子夙夜毖祀成王全倚重于公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無厭于安民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于公宜公下章皤然許留也

秬鬯二卣　明禋休享

鄒季友曰蔡傳一稃二米稃方無反穀皮也按爾雅秬黑黍秠亦黑黍一稃二米毛氏詩傳同錢氏詩詁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則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說

文及蔡傳皆言秬一稃二米未知是否按詩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爾雅注同邢疏又以一稃二米之黑黍亦可名為秬蓋本說文蔡傳從之蔡傳謂和氣所生若果爾則非常有之物安得以常供釀鬯鬱金按周禮鬯人掌供秬鬯注秬鬯不和鬱者又鬱人和鬱鬯以實彝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是鬱為草名而秬鬯鬱鬯皆酒名鬯者以其條暢也此經文但言秬鬯則是未和鬱者蔡傳失考陳啓源曰鬱金之氣芬芳條達亦名鬯草鬯之為義原因鬱得名故文侯之命及左傳二十八年傳皆止言秬鬯而注疏皆以鬱金

釋之不必過為分别卣中尊爾雅孫炎注云尊以彛為上罍為下卣為中郭璞云在罍彛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祭則鬱鬯實于彛孔疏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按明禋者明潔以禋祀與下禋于文武皆祭名蓋營洛既成成王遣使綏寧周公特以秬鬯之酒命公告

于文武故卣用二馬休享謂以太平之美享祭也蔡氏謂事公如神明又引享賓之禮以證其說恐不然

予不敢宿

鄒季友曰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按顧命釋宿為進爵于神前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太室祼

愚按戊辰乃十二月戊辰日自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至此章所以終七年一歲之事也烝祭即于戊辰日舉之經文甚明孔傳謂王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洛明月夏正仲冬始于新洛烝祭孔疏又以算術推之是年閏九月十二月己亥朔大至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周禮四時之祭舉于仲月烝祭應在周正月故傳以為在明月明月巳巳日即改歲矣其說雖似有據但如此則祭歲作冊又是

後一年事未章不當結以惟七年矣況是年閏在九月則十二月内已是夏正仲冬節氣不必又改明月也從蔡傳為長釋文云馬孔王在新邑絶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是蔡說本之鄭也

鄒季友曰蔡傳逸史佚也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即位尹逸策曰殷之末孫受德云云又云乃命南宫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按此則尹逸史佚是兩人此或是尹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

益即此禮也

按孔傳以此爲成王封伯禽于魯疏又引左定四年命以伯禽謂即史逸所告之册恐屬傅會此其後即上文命公後之後也自應從蔡解但蔡以留守其後爲言則不類留守留後起于唐之中葉安可以之例成周盛時耶

方回曰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川灌用秬鬯不用鬱鬯惟宗廟用鬱鬯以祼詩曰瑟彼

玉瓚黄流在中是也鄒季友曰孔疏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命而灌之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按秬米爲酒名秬鬯祭則煮鬱和之名鬱鬯祼必用鬱鬯取其芳香旁達以降神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是也蔡傳言秬鬯灌地非是

作冊逸誥

孔疏祭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袁黄曰此作冊與上不同上告神此告周公也上記日此記月互見也

惟七年

按七年乃成王即位之七年非謂周公治洛有七年也蔡傳留後七年而薨此不知何本明堂位云周公七年致政于成王孔疏引王肅注云成王七年營洛邑作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當據之朱子傳清廟詩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攝政之七年亦用古說　舜牧曰命公留洛本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事乃戊辰記于烝祭之始十有二月記于逸誥之時惟七年記于誕保受命之後

是古文錯綜之法

多士

呂祖謙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王氏曰篇名多士書序以為頑民何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此書稱士皆其在官者也非民也且周公于洛誥多士多方等篇未始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　此篇

稱多士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曰天邑商曰我小國所以待之者甚重且厚矣非此何以服其心而馴其氣乎

用告商王士

謝枋得曰武王太公旣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絶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于殷盡有畿内之地始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尚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

殷命而封微子于宋故孔子序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又證之周公之誥殷民曰用告商王士可見前此殷命未絶殷王如故此說先儒未道王曾齋解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與此合

弗弔

呂祖謙曰述殷喪亡亦曰弗弔此聖人公天下之心

降格

呂祖謙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

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降格之謂也自絶于天天亦絶之耳

四國　宗多遜

孔疏四國管蔡商奄與詩傳合陳大猷曰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歸也

按比事臣我宗多遜言親比我事我臣我以宗法我周臣多遜之美本陳氏說即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意

也蔡傳訓宗為宗周雖本古注文義不合

宅爾邑

周禮大司徒九丘為井四井為邑注四井方三里也

尚書埤傳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埤傳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尚書埤傳卷十三

吳江朱鶴齡撰

無逸

呂祖謙曰逸者禍亂之原三年東征治外也無逸陳戒治源也此蓋作于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先知稼穡之艱難

先儒有言民生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成周之

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為生者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為生者皆數也三代之時豈無水旱蝗螟民生常如有年者惟有道以濟數之窮也人主深居九重輕民事而一委民命于適然之數豈天所以立君之意哉周公七月之詩陳王業艱難皆述農桑之候與無逸此章正相表裏

殷王中宗

王應麟曰史本紀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

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孔傳同本紀蔡用之 呂祖謙曰中宗惟敬故壽主靜則淵凝悠裕自强則堅實清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固而不浮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後世人主乃有慕神仙之術以求長生者豈非大愚

爰曁小人

孔疏使與小民同勞其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

不可既為太子更與小人雜居也王楙曰爰暨小人如漢宣帝舊為小人如漢光武

祖甲

按殷世以甲名者六王史本紀于沃甲陽甲皆云國亂諸侯莫朝又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亦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自祖甲數至紂恰是七代葢誤以沃甲陽甲事為祖甲也當據書以正本紀國語之失蔡傳辨之極明楊慎曰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趙岐注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按無逸稱殷

之賢者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言而不及太甲則祖甲賢於太甲明矣趙岐不及祖甲何哉余考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入誤以祖甲為太甲趙岐蓋信史記之過也

惟耽樂之從

蘇傳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壽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唐

明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惠鮮鰥寡

王樵曰惠鮮字難曉蔡傳比舊說有理蔡傳本呂東萊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後漢馬宮傳君見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可證惠鮮之義　黄震曰蔡傳引鮮活之鮮微傷巧按詩云鮮我方將鮮讀平聲訓善作此解惠鮮二字仍相連文義自協

以庶邦惟正之供　受命

蘇軾曰天下未嘗乏財也昔文王之興國不過百里民不過十一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後世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

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愈不足以供此其為惑吾未知其所終也

附考蔡傳送使按唐食貨志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使謂諸道節度使也

受命疏云受先君之命鄒季友曰按史文王即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紂又三十有二年

觀逸游田

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不朝逸也周穆王車轍馬跡游也夏太康畋于洛表田也

胥訓告保惠教誨

程子有言傳德義者在於防聞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於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又如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晏居有工師之誦皆謂訓告保惠而教誨之也

厥口詛祝

孔疏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詩曰侯詛侯祝

人乃或譸張為幻

范祖禹曰明王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于耳暗君好聽邪佞故欺誑之言日至于前林之奇曰以譸張之言妄殺如幽厲之監謗始皇立誹謗法之類

君奭

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于保也愚按此語可證史記召公疑周公之謬　此篇亦作於留洛之後陳大猷曰或謂周公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考無逸君奭諸篇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王業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安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之諄諄於

畱召公歟

弗永遠至尤違

朱子曰諸誥多有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讀

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

郝敬曰伊尹相成湯湯即天子位十三祀崩又相太甲至沃丁八祀始薨見世紀是伊尹殆百歲人也書序湯勝夏時已有臣扈至太戊中宗凡百三十年而尚

在是扈乃百餘歲人也蔡傳謂二人同名伊尹仕湯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大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是皆多歷年所者也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壽考在位者言之耳　鄒季友曰蔡傳不及傅說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為比以留召公若傅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陟配天

蘇傳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祀于廟此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聞配天也黄震曰古説升配天蔡傳以陟為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上帝割申勸寧王

禮記緇衣引此云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蓋字之譌也愚按多士云有命曰割殷則割為割殷何疑大誥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則寧王為武王何疑真西山

謂羑里之囚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特為緇衣注疏所惑耳又陳新安云若作武王則下接文王修和有夏必有闕文此亦不然公意蓋主于武王也此由武王而遡文王後又由文王而及武王正古文錯綜處

虢叔　閎夭　泰顛　散上聲宜生　南宫括

孔疏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國語文王敬友二虢　按虢仲封東虢括地志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是也

虢叔封西虢左傳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太陽縣是也東虢滅于鄭西虢滅于晉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周本紀武王及商紂宫散宜生泰顛閎夭皆執劒以衛又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趙岐孟子注呂望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王應麟曰孔傳云散氏宜生名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愚按史載文

王羑里之囚散宜生閎夭求有莘氏美女及文馬奇怪之物因紂嬖臣費仲獻紂紂大說釋之夫湯囚夏臺文王囚羑里而皆不死天之所興桀紂不能違也文王演易羑里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豈有意於必釋乎迨七年之久羑里之囚七年見左傳亦悔悟釋之且賜之弓矢得專征伐所以致此者實文聖德之所感也奚待于美女之獻乎況紂之惡莫甚于冒亂女色令顛中其所欲以促其亡亦大非文

王服事之心矣雖脫主于難不得謂之忠孟子稱散宜生為文王見知蓋聖人之徒也而豈出此哉為此說者必戰國策士之言大史公好奇而信之不可不辨陳啓源曰此辨偉矣猶未及文王得釋之故左傳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春秋去周初未遠當得其實史記所說宂誣

國語文王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武王惟兹四人

太公興周不與五人之列林少頴謂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徳故武丁不及傅說武王不及太公然太公嘗事文王不同傅說東萊謂一時隨舉而言非評人物者得之

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蔡傳上句疑闕文下句未詳陳師凱曰誕無我責言大無専責于一人也收罔勗不及言召公收歛退避不勗勉王所不及也此等句實聱牙難通

罔不率俾

陳大猷曰成王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尚能罔不率俾

予不惠

程伯圭曰不惠猶後人自稱不敏不佞也

蔡仲之命

金履祥曰讀蔡仲之命與常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乎周公亦幸有蔡仲耳今觀其詞曰

改行曰蓋懲又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惟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不容更有懿親之變也如常棣之詩自死喪急難以至鬩牆之事詞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蓋處兄弟之變者宜如此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管叔蔡叔霍叔　郭隣卿士

鄒季友曰位冢宰正百工吳氏謂攝政非攝位是也

吳才老辨攝政之說見蔡傳實本歐陽公　蔡傳于洛誥首章及此篇既言周公無攝政之事亦無七年還政之事而康誥傳云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名誥傳云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則自相牴牾矣蓋成王免喪之後祭祀朝覲雖已親之國之大政則自以幼沖不敢專制而委之周公觀閔予小子諸詩其畏慎可見故周公雖不踐阼而實政自己出至營洛之年成王年二十方始即政則謂之七年還政亦其實也

史世家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左傳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以蔡叔周公兄故杜注從之管蔡世家以蔡叔為周公弟非也封叔處于霍按杜預云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叔封汝南上蔡至春秋時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孔傳謂叔封圻內之蔡仲封淮汝之間非也霍國今平陽霍邑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即復故封也世家不著霍封爵孔傳云霍侯　孔疏周公惟討

管蔡不言討霍叔葢霍叔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罪輕故退之

郭鄰無考蘇傳云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今按韻書郭一音古伯切古虢郭同音葢通用郭鄰豈即三虢之地耶孔傳以為在中國之外則非矣經言囚不言流放　黄度曰郭鄰逸書作虢古字通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古東虢國有虎牢城即漢成臯其地至今為險塞按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虢

近管遠蔡管叔居商挾主兵也蔡叔居虢以兵塞險

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險不足恃

也以車七乘囚叛人于此兵衛當嚴也七乘五百二

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所未詳

也黄說與余合故錄之

孔疏周禮冢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

鄭云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立其兩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畿内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周公不之魯安得使胡為魯卿士馬遷之謬爾

蘇傳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𦢊瞶在而輒立衛所以亂周公封仲所以必在叔卒之後也

益前人之惑

陳傳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

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者是愈疏也成王于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于酷吏

無作聰明

陳經曰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惩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功故有此戒王樵曰勿為貴所動不驕勿為慧所使不妄制貴易制慧難作聰明者為慧所使者也

多方

周洪謨曰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又曰篚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夫何武王甫崩四國殷民肩亂未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尤艱蘇氏謂方紂之虐人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人之德及天下稍定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禁也是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敢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烝民也所播棄之黎

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從是長是信是使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是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

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絶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也故寛宥之而不之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兹殷庶士席寵

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故為詳辨之

王來自奄

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鎬京袁黄曰注謂成王即政之明年滅奄非也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成王立奄又助武庚叛周公東征誅之厥後成王來淮夷遂踐奄踐者至其地也書序謂遷其君于蒲姑㢬此時事未甞滅之也　蔡傳奄不知所在按左傳注奄嬴姓國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説文

云在魯括地志云今曲阜縣之奄至鄉是也

內亂

內亂東萊謂妹喜之嬖是也鄭玄云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此無稽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喜好彼琬琰按竹書紀年云桀伐嶓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亦克用勸

呂祖謙曰連言用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鼓舞勸導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黄度曰誅賞利器人主所操以運動天下者也刑之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道窮矣故明德之為尚

天惟五年

孔傳服喪三年還師二年是為五年愚按還師謂觀兵也漢儒以武王十三年連文王受命九年數之故

有是解歐陽公已正其非蔡云必有指實而言今亦

不敢妄為之説

克堪用德

呂祖謙曰夏之亡也以不克靈承于旅周之興也以

靈承于旅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賁育遠矣

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奪于多

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莫能勝莫能用也

又我周王

袁黄曰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也蔡傳未及

迪屢不靖　圖忱于正

鄒季友曰迪屢二字蔡傳與康誥迪屢未同異釋葢從孔傳而失之應同前說

陳大猷曰自作不典乃欲人信以為正葢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姚舜牧曰帝王于不庭之國必先之以文告而後之以征討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俘但要束囚縶之不遹加殺耳　孔傳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靖之事

臣我監

監牧伯也如康叔是周禮建其牧立其監

克臬

鄒季友曰蔡傳解康誥云臬法也此解作事亦異釋

何耶孔傳云汝無不能用法當從之

郝敬曰當時商舊臣與周臣雜處有附有不附故不和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

穆穆在乃位

穆穆和敬服凶人之道也荀子云遇小人而不敬則是狎虎也與此意同

畋爾田　迪簡至大僚

爾田謂胥伯小大多正之祿田也

呂祖謙曰多士序殷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大僚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敬于和

此正戒殷士蔡傳爾民字誤和即上爾惟和哉之和

王柏曰蘇氏謂康誥大誥多士多方八篇大畧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愚觀此八篇者各有所主非盡為殷民作也其化殷民之書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熟讀之知其有錯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方自首至乃惟爾

自速辜中間皆稱多方知此多方結語自王曰嗚呼
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乃多士後
錯簡也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多士後段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
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此又知其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
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其末云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知兩段相連緫結

于此也多士結王曰之下有闕文當聯多方嗚呼猷

一段後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

下結語如此庶條理貫通文勢明白今考定二篇于

左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亦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
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
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
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天惟

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此段原雜前節先儒疑有闕文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猶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畀之誕作民主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大淫罔天之命應首章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
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　我惟其時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
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

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爾多
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
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
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
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
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

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蔡云當作士　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王肯堂曰告多士亦後于多方特因上記周公留洛遂并記之多士多方雖皆公語實則二時今每混而為一

立政

呂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始備

常伯常任至虎賁

呂祖謙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

公卿輔相之別名與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別名綴衣虎賁持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則一陳師凱曰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即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吳澄曰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名公為伯宣化于外益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兼政于中益其職也準

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康叔封衞入為王朝司寇葢其職也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衞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　周公綴衣虎賁與三宅大臣列序而於周禮大宰之職則舉而屬焉武侯所云宮府一體也漢初猶存此意自武帝時內外始隔絶大臣不復與内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致于漸不可制

籲俊尊上帝至九德之行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陳師凱曰詩云無競維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

國家者也九德之行即臯陶告禹九德之見于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嘗岐才與德而二之林之奇曰惟禹以籲俊為心故其臣亦以薦賢為務

陳雅言曰宅者居而安之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專皆非宅也東萊謂周公之戒成王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詞與夏書同然則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

公養源之精意也

曰三有俊

呂祖謙曰夏止三宅而已湯三宅外又儲三俊為天下長慮也漢高儲叅陵平勃于身後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偉允等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

庶習逸德　奄甸萬姓

王樵曰庶習逸德如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飲滿舉白談笑大噱是也

奄甸即俊民甸四方之甸鄒季友曰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立民長伯

王制屬有長州有伯益王官出爲諸侯也

作三事

三宅爲三事即詩之擇三有事三事就緒也三事就緒依毛

傳說

虎賁綴衣趣馬 左右攜僕 庶府

按周禮大司馬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太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四物皆以綬連繫馬有連綴之義豈綴衣即

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如後世儀鸞司也又大
司馬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詩蹶惟趣馬
王樵曰孔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如漢孔光為侍中
執唾壺是也蔡云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為二事
周禮太府王府內府外府皆屬天官葉夢得曰周外
府若漢之大司農以入軍國大用周玉府內府若漢
之少府以充天子私藏周有太府以兼總之歲終會
其入出漢無其官故財賦無考王樵曰太府之屬官

非冗賤以財用所關易導人主侈心故特見之

大都小伯　太史　尹伯　庶常吉士

董琮曰周禮注大都公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古人立言之法有互見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疏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如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是也王棋曰庖人尹庖內

外饔尹饔此吕氏原文也蔡傳漏尹庖尹饔四字

庶常吉士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文武得人

之盛由于任用三宅下文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陳

氏曰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内外遠近小大

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委

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

也　陸贄曰委任長官簡選僚屬所簡既少所求益

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賢當闇謬之責又曰尊者領

其要畢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孔疏三亳鄭玄云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一亳而分為三如云三秦三楚三晉之類愚按蔡傳解三亳用皇甫謐之說蒙北亳左傳注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是也穀熟南亳輿地廣記隋唐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地理

志河南郡有偃師縣在西即湯所居亳也西亳乃帝嚳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遷殷即此地也湯都在偃師應從鄭氏說詳湯誥

阪險置尹如漢為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阨之地不必邉裔如陜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

陳傅良曰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滯人無倖法亦無憾吏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

者不敢倖也內之者非所昵則外者必不敢競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徒士不恥為也嘗觀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衆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于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以天下之美才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悶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臣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

非疎之罪之非薄之也今之用人難于久任非誠難于久任也難于外任非誠難于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甚冗猶苦其不足甚倖猶恐其不平無他用者未必公人固不甘于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于小也内之者或所昵人斯競于求也遠之者或所惡人斯難于去也所以官日繁而法日弊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黄度曰人主用人巳之心術形焉范正獻謂唐德宗性與小人合此為知本之論明王立政必先能自治其心然後能盡人之心

文王罔敢知于兹

王應麟曰温公云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罔攸兼急于知人也罔敢知緩于知事也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矣而不能知弘石之奸唐宣宗抉摘細數非不察矣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暗于大也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灼知厥若

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即所以立政陳氏曰孔傳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以事字為句非張氏辨句讀甚合經旨立事即所謂宅乃事也下文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立政下列三宅與此並有立事字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立政下不列三

宅則並無立事字尤為顯證

呂祖謙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而為善者苟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遁矣

王樵曰此處備舉三宅官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 變文如任人即常任而又曰常

事又曰

立事

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事為三宅通有也此為定說

自一話一言

蘇傳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二句出莊子　輕任人言不勝其獘以其不勝獘而舉棄之所喪必多矣惟成德

之彦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王樵曰一話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此非言時之至淺正謂小人得行讒間言語為之階一出話一矢言思慮專主君子斯小人無間而入此亦一說

克由繹之

吕祖謙曰由繹者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言繹其心由才繹其德由發舒于一時繹其持久于歲晏陳啓源曰孔傳能用陳之葢訓由為用也蔡氏讀作抽謂

抽繹用之而盡其才雖本漢書燕見紬繹注紬讀抽之語然紬可通于抽由不可通于紬抽也考字書由並無音抽者蔡氏改經不可從

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呂祖謙曰君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亦云其惟吉士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是焉一代之治體可識矣

憸人者便給佞人正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絶者也

詰戎兵至不服

呂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郝敬曰陟猶虞舜陟方之陟方行者方岳巡行也天下乂安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云君子至止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

以列用中罰

蘇傳列猶例也袁黄曰按列與例不同條例之說後世始有之列者輕有輕列重有重列也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中罰即中典也

尚書埤傳卷十三